



72

8

宋太學生陳東盡忠錄卷二

奏議

登聞鼓院上欽宗皇帝書

宣和七年
二月二十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于堯舜堯舜之盛莫
大于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
四堯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
將倦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
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

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切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
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奸臣賊子如四
亮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段闕一又
况方此夷狄侮慢中國正欲收天下之心求天下
之策以禦夷狄之難以安中國之勢然惡者未去
善者未得臣等竊為陛下先誅所謂奸臣賊子如
四亮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好惡所在行見智
者獻謀勇者竭力忠臣義士莫不捐軀効死為陛
下用于是賢才如八元八凱者可舉而用矣夷狄
何足患哉欲知奸臣賊子如四凶者曰蔡京曰王
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彥曰朱勗之徒是也臣
等謹按蔡京罪惡寃大崇寧初太上方恭默聽斷
起京閑散之地擢寘宰司京天資克悖專權跋扈
首為亂階陷害忠良進用儉佞引置子孫盡居要
途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
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

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自肆無復忌憚包藏
禍心實有異志縉紳側目莫敢誰何有識之士比
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太上聰明睿智
洞照其姦計數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
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
等聞頃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曾論其
奸狀故此數人者為京立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
而死者天下怨之緣京用事奸人並進王黼相繼
為相位至公傅騁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
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君上之名置局私
家四方珎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
鬻爵貪饕無饜奸賍狼藉縉紳不齒觀其所為大
抵效京朔方之釁黼實啟之是時童貫實同其謀
貫本與京結為表裏因京借助遂握兵權至為太
師進封王爵左右指使官至承宣關卒庖人防圍
是任自古宦官之盛未有其比然貫實庸謬初無

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千萬隨軍金帛動億萬計比
其還朝兵失大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蓋嘗
聞之邊人貫之用兵紀律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
石未必獲賞為貫親隨厚賞先及夫以師之耳目
常在大將旂鼓進退從之勝負繫焉貫身去敵常
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以見敗衄挫辱
國威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
宗軍政壞亂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机朔方
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
將誰執貫之所恃有梁師成實聯婚媾以相救援
師成之惡抑何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
佞藉賢濟奸盜我儒名高自標榜妄立名號衆稱
隱相欲攬國家之柄又歸諸己欲使天下士大夫
盡出其門端人正士徃々望風疾走而避之亦有
不幸而遭其點汚者一時苟賤無耻之人爭徃從
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師成與黼如貫

與京內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為相臣專秉國政奉
行師成之意而已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
從天下監司郡守往；皆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
之不暇至如去歲太上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
出已意聞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
官擅權乃敢僭擬浸淫不已事必有大于此者焉
可勝寒心頃歲李彥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
京西威赫三路所在州郡據堂廟坐使監司郡守
列侍其傍而列侍之輩咸藉彥進不敢輒違臣等
聞中間曾有人詣太上論列此事是時師成適在
上側抗聲言曰王人在古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
盡言遂致李彥凶馘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當
職官吏稍有違忤即諷監司捃摭他故無辜送獄
士大夫憤鬱而死者往；有之三路百姓破家流
蕩不知其幾人愁歎怨苦之聲洋溢道路去年京
東河北止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剝克太甚盜

賊四起正如兩浙曩時清溪之寇實由朱劬父子
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
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傷萬計天下騷然彌歲
不已皆劬父子所致生靈何辜按劬父子曾犯徒
杖脊始因賄事蔡京夤緣入仕交結閹寺遂致超
顯招權怙勢氣焰可炙出入禁闥無時而衛士莫
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所請
錢號為收買花石進用之物其實盡以入己自初
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父子每以勾當公事為名
多挾官舟往來淮浙興販百端騷動數路蔑視官
吏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于民四散遣人盡行
搜括士庶之家一花一石墳墓之上青松一栢輒
用黃紙緘題以充進貢撤民屋廬削民塚塋幽明
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崖斷谷江湖危
險人迹不可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實生其間必
作威福逼脇州縣期于必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官

吏申白者輒大怒罵詈以不奉上之名歸之官吏
畏懼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鑿得而後已由
是致人顛踣陷溺以隕其身者不知其數東南之
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劬父子方且災未艾
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前後相繼誤我上皇離我民
心天下困弊盜賊滋起兵革不休遂致夷狄交侵
危我社稷太上哀痛情實切至前日詔書一出觀
者如堵婦人孺子亦常流涕臣竊謂太上罪已之
詔播告四方而京等未正典刑天下疑惑蓋京等
平日收恩于已歛怨于上前此罪狀未白天下不
無歸怨於太上者若不誅京等六賊將何以慰太
上之心雪太上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而况今日之
事王黼實專其謀童貫實專其任敗祖宗之盟失
中國之信創開邊隙實費枝梧是致陛下新即寶
位遽勞北顧之憂臣子之心不勝憤、究其所由
蔡京壞亂于外梁師成陰賊于內李彥結怨于西

北朱劬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二
虜遂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臣等竊謂此六賊者
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乾剛夬決斷自聖志擒此
六賊肆諸市朝與衆共棄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
幾太上之志果成于陛下豈不偉哉陛下方欲鞭
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
未振兼此六賊黨與之盛徧滿中外又養死士數
百人自為之備若陛下萬一少從寬貸止于竄
禍胎尚存則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夷狄殆有
甚焉史有之曰去河北群賊易去朝廷朋黨難陛
下誠不可不神也而况蔡京王黼童貫蓋嘗陰
懷異意搖撼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
子切齒刻骨有年于茲尚恨未得尚方斬馬劍斷
其腰領以告宗廟陛下其忍不誅乎楊戩雖死願
陛下亦勿赦此賊發其塚暴其骨以解天下之怨

憤梁師成乃王黼之應也黼之開邊師成實有助
焉朱勔以竒技淫巧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
不可至鬱憤而死蓋當時用勔建議北伐遂有此
除今朔方如此勔當如何乃有稍聞警急朝廷不
暇安枕之際勔父子遽先衆人欲盡室東下計其
情實尤不可赦李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京東
盜起米斗千錢兵民缺食中外憂之彥乃發錢數
千萬往淮浙買米運至京東以規厚利前日太上
詔罷西城所錢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彥尚欲強
占不肯交割及至交割所存無幾宦官抗國悖慢
如此尚復可容臣等願陛下斷然無疑必殺無赦
使天下忠臣義士得信于今日傳云去惡如農夫
之務去草莠夷蕪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植則善
者信矣今戎狄背叛正為此六賊者起陛下其忍
惜此六賊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
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小不忍于此也陛

四印堂
下赦而不誅即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
四凶亦見于受禪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
臣等竊聞道路之言曰蔡京自謂有建立儲貳之
功此語尤為悖逆太上初立陛下為太子天下共
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而乃
欲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耶此大不然者願陛下亟
圖之然後赫斯怒而北顧杖策親征以威醜虜彼
雖跳梁不遜豈無一念契丹昔日澶淵之禍乎臣
等竊謂親征之詔一出虜人心寒膽落矣議者或
謂兵食未足未可輕動臣等竊謂不然陛下即位
天下歸心今更誅此六賊以快其憤孰不效死為
陛下用臣等雖布衣一介之賤亦豈不能捐軀報
陛下耶况聞比日朝廷募兵日得數萬人皆一時
忠勇精銳之士兵不患不足矣諸司不急之務悉
已罷去而其財用盡歸朝廷富家巨室各有進獻
更若藉沒六賊及他宦官幸臣素冒錫予積聚貨

財不知紀極者又何患財用之不足乎臣等不自揆度輒以宗廟社稷安危大計獻于陛下干冒宸嚴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登聞鼓院載上欽宗皇帝書

靖康元年正月六日

臣伏讀今月一日詔書自中外臣寮以至民庶嘗許實封直言得失臣幸遭不諱之朝遇從諫如流之君正臣子知無不言之時也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此數賊遂引太上迤邐南渡萬一果爾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給焉然其風聲氣俗素尚侈靡天下貴驕之人往往動心京勔父子及貫等黨與布滿諸路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耻于游宦東南而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若勔父子尤專江淮二浙之勢良民受害怨之刻骨而一時奸雄豪強及市井惡少無不

附之京父子平日善收私恩近除發運使宋暉是
京子攸妻黨京即委暉占奪官舟載其家屬貫衆
前出討方寇市恩亦衆兼聞私養死士自為之備
臣前日上書言六賊罪惡已嘗及此數賊罪大難
掩公議弗容自知不免反怨朝廷夤緣太上遂請
此行臣竊恐此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
勢竊發振臂一呼群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
有至難言者則東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又聞京劾
父子欲歸于浙中恐歲月之久東南又有數郭藥
師矣其為患豈夷狄比哉此實宗廟社稷莫大之
計不敢默之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
還闕下早正典刑仍乞簡會臣前書一併行遣却
別羗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
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又况天下之事禍福之機
藏于細微辨之不早噬臍之悔何及臣願陛下無
小不忍也臣不自揆度以區區布衣之賤敢言及

此罪不容誅臣俯伏以俟斧鉞

登聞簡院三上欽宗皇帝書

正月三十日

臣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同本學諸生等伏闕下上書言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等六賊罪惡乞行誅戮又于今月初六日獨詣登聞簡院上書言京勔父子及貫等挾太上皇帝南去恐逸運渡江假藉威勢遂生變亂乞追數賊復還闕下各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往侍上皇前後二書至今未蒙盡賜行遣雖聞王黼李彥已曾施行然罪大謫輕未厭公論京勔父子釋而不問縱之南去師成尚在親密之地中外疑惑臣竊謂朝廷方因夷狄之難未暇議此以故未敢再有申陳然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于夷狄者况夷狄之兵皆由群賊誤上皇所致今又挾上皇于危急之地臣豈敢尚爾默、臣昨日聞諸道路之言曰高俅近收其兄伸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

邁復為數賊挾之而前公路劫持則無所不至上
皇飲食起居不得自如數賊阻隔甚嚴除其黨與
之外不容他人輒得進見雖高俅被宣欲進亦復
艱上行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劄付高俅令只
在本州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扶上皇渡橋而南
以趨江浙其隨駕衛士盡為群賊斥之而回聞方
過橋之時衛士扳望上皇車駕失聲號慟童貫遂
令勝捷親兵挽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自橋墜淮
者凡百餘人高俅父子兄弟在道傍僅得一望見
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群賊在
側上皇氣塞聲咽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
扼腕流涕臣雖至愚粗知忠孝傳聞此事不覺涕
泪流臆為陛下憤陛下父慈子孝天人之所共知
上皇今為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奸臣賊子一至于
此可勝寒心此臣所以汲汲為陛下言之也蓋數
賊之黨徧滿東南而上皇隨行之臣如宇文粹中

又是蔡京甥婿其弟虓中聞亦竄而往蔡脩京之
子也得守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喚蔡攸
之妻黨也出領大漕專數路金穀歛散之權童貫
有親隨勝捷之精兵朱勔有一鄉附已之衆惡皆
平時陰結以為備者一旦南渡即恐振臂乘勢竊
發控持大江之險奄有沃壤之饒東南千百郡縣
必非朝廷有是將傾陷陛下父子使之離間非特
聖孝之養阻奉晨昏而其事必有至難言者臣竊
謂今日之勢夷狄非所患所可深患而圖之不可
少緩者正謂此爾陛下何尚不忍于此也臣知之
矣必是梁師成陰有營救致陛下未得奮發英斷
臣請申言師成之惡臣每得之縉紳之言曰師成
為人真是險佞自其容貌觀之似不能言者而稽
察其衷陰險禍賊寂為可畏盜我儒名外示廉靖
其實招權怙勢侵我紀綱上皇每進用一宰相大
臣以及侍從之官師成必收其功以歸諸已故宰

相大臣秉持國政必惟師成之命是從王黼事之不啻父兄蔡京父子趨事不暇師成氣餒傾聳朝路賢士大夫莫敢側目至如文章之事責在詞臣朝廷典誥各自有體師成必欲其文悉如己格或一背違輒行譖斥國家取士至公之選無如科舉士大夫所恃以自異者無如及第出身人主所籠絡天下英俊以求將相者正在于此而師成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兩次特赴廷試賜第唱名宏自登第之後依前使充使臣之役即是天子臨軒策士止可充師成趨走執役之吏爾非特以左右奴僕玷辱士類又所以輕侮朝廷選舉之法宣和六年春上皇親策進士八百餘人皆以獻頌上書為名特赴廷試率多師成之力盡是富商豪子先曾進納及非泛補受官職士大夫不齒之人或白身不足以應進士舉者聞每名獻師成錢七八千緡師成侵與奏請特赴廷試之命師成所薦既衆即

又轉令張補葺將上其他權幸遂相劾以貫利師
成實啟之每遇賜第唱名之日師成必在上側臨
時奏請妄有升降以害公道在廷之士往々解體
國家選舉之法為師成壞亂幾至掃地此事縉紳
士大夫上至朝廷之所共知第畏師成不敢言爾
師成平日受四方監司郡守以下餽遺不計其數
又創置北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領書藝局擅建官
吏贖立工徒以進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恩橫賜
糜費百端京師土木之工窮奢極侈往々師成實
董其事因而偷盜官錢不知紀極倘不察其所為
而感其足恭詐偽必以為真能廉靖者此所謂以
直濟佞以廉濟貪大佞似聖大詐似忠者也臣又
聞師成在內朝善觀上意所向隨向隨轉每以其
性取之夤緣為奸竊弄威福陰奪人主之柄正如
美酒好色浸淫害人而人常耽嗜無厭不覺遭其
害也臣恐師成今在陛下左右浸潤彌縫無所不

至陛下離明獨照洞察其奸必不為其所惑然師
成與貫結為姻家京黼劬彥又其積年之朋黨盤
根錯節牢不可解師成不去同惡尚存深念陛下
威福之柄未免竊弄于此人之手群賊等輩倚為
輿援陛下雖欲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以慰太上之
心胡可得為哉數賊罪惡貫盈陛下素所備知不
待臣區區之說臣前書所陳已可槩見臣更請以
此日所聞為陛下言之前此上皇傳位陛下蓋其
聖志素定非臨時倉卒之謀惟此數賊實嘗撓之
而蔡攸者沮遏尤力賴上皇聖明獨斷志莫之奪
贊襄之力吳敏有焉陛下謙遜之際聞數賊密請
鄆王皆來至殿上而師成實為謀始此、安在此
至事定自知失計乃爭言曰太上之志我實成之
吳敏之策我實授之定策之功我實有之人臣要
君莫此為甚天下共知數賊之心久欲不利于陛
下方陛下在東宮之時各懷異意欲伺間隙于是

揚戩亦同其謀臣前書已略言之矣又見比年都城婦女首飾衣服之上多以韻字為飾甚至男女衣着幣帛往往織成此字皆是師成倡為讖語以撼國本群賊和之更相夸尚以動天下之心忠臣義士切齒刻骨非一日也迨今傳位之次復肆奸謀其謀弗成乃欲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始終陰慝有如此者又况蔡京久侍上京素有異心童貫蔡攸近為虜賊結為內應欲分我中國而王之反狀敗露遂即逃遁朱勳父子勢傾江浙已二十年矣今此數賊同挾上皇而去亦恐素志弗悛未必肯利于上皇也萬一禍有不測而梁師成復從中起陛下將何以處之艱亟圖之無使滋蔓難圖也臣且以今日夷狄恣行侵侮而我上皇哀痛罪已至避位而去凡厥左右大臣及親近用事之人不問有罪無罪率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為君分謗也豈有其君痛自罪已而一時巨臣偃然自若畧不

知悔則前日之事咎將誰執矧今夷狄之釁實自
數賊啟之不知陛下何憚不誅而縱其遠遁使之
倖免耶或尚使之出入禁闥而無所忌憚耶江浙
之變蕭牆之禍不可不慮陛下若欲正厥典刑當
自梁師成始不然則朝廷之上動輒掣肘事未可
圖也臣願陛下勿以臣布衣之言為無足采者愚
者千慮必有一得陛下姑試行之仍願陛下速降
德音往上皇行在告諭應隨行軍兵錫以厚賞各
使悉心協力衛護上皇車駕亦乞亟命宰相恭贊
陛下親筆奏請往迎上皇早還京師庶使不負終
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之志陛下復全父慈子孝之
美以彰孝治之盛天下幸甚臣為此書而或見譙
曰上方以夷狄為患子獨不能獻一謀策以為上
計而乃汲汲于前日之事毋乃不知前後緩急乎
臣應之曰此大不然者夷狄之患止于手足群賊
之患實在腹心腹心疾去元首自全手足浮痂豈

能為害今夷狄所欲大則土疆小則玉帛玉帛相通自古有之祖宗土疆得之甚艱寧忍棄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寧不鑿之城下之盟不足守也豈不知之千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今賊襲我越數千里其亡必矣尚何疑之師克在和不在眾同心同德和之至也廟堂之上帷幄之中將相大臣孰不從之陛下淵默雷聲乃赫斯怒奮發英武以殄醜虜又何難焉此在睿謨必有以處之矣如臣書生豈敢妄議臣書所陳必欲先誅六賊者事繫陛下父子天性之重宗社生靈莫大之計臣謂今日之事惟斷乃成當斷不斷反為其亂幸陛下留神存續天威罪當萬死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伏闕上欽宗皇帝書

二月五日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獨智

旁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也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愚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梈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于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斥時中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此必為邦彥等擠陷蓋綱自起廢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臣等聞綱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于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而小挫亦豈足為辱况視怯示強竒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

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茲豈誠為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保全各以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以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誠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聞然騷動弗安其居至聞群臣勸陛下他幸致中外恟恟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網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羣議斷自聖志特從網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歎聖德之盛網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諳諂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為日寔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

群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為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
力贊王黼以遂其後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
略不可否于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
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
遽有變亂之虞慄々危懼不遑宵旰邦彥等並當
引已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適當此危急之
際尚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
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
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夷因
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特
未可知若謂虜人真欲請和則既和之後尚敢攻
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
緩則跳梁乍臣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
可枝梧聞陛下信任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
議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
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于

流涕相吊咸謂不日為虜擒矣則是陛下罷廢李
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朝廷又
欲增與驢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糧乎又聞
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
地得之甚艱又况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
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則朝
廷能復都大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
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
者蓋以其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幾數百里今棄
太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又安能
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真宗仁宗
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
以塞其欲至于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相守咸
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
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宗疆土不知待
陛下作何等主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

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復不敗盟否竊
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既不
可都必將遷之今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况金
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
焉又不可得陛下將于何地而真宗社耶又况保
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于胡虜必遭暴露國
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忍棄之耶其意不過欲
紓目前之急不為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沮李
綱成謀以快私憤而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
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等
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
驚怖之狀爭為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
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見拔擢邦彥等自知
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荐引私黨以塞陛下進
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姻家必與群
奸力排李綱以助李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

等黨與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翌日乃
開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覲除御史臣等在
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
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
臺諫之中鮮為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
若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
特綱為孤立而邦彥等自為身謀不肯以腹心事
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
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為陛下言其一二項歲京師
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棧
為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為
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慷慨為
上言之至為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
宰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常遷徙陛下方
此深軫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為陛下請
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

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
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劊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
近又引兵數十萬以興雲中之役幾于匹馬隻輪
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
罪乎若以虜請和議遂欲罷綱以謝虜無乃中其
反間之術乎若曰邦彥等譖謗之故遽廢斥之無
乃遭其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
甚重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
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為異議所沮昔
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
謗書一篋及樂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
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王任臣之力也
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
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但論
師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成
計乎于是左右不能容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

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
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
號稱中興之主正在于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
等竊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
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
等為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
吳敏耿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
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閫外之事盡付种師
道實專之内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
大有為于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
之雅與邦彥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
退邦彥等豈有他哉盖生靈之命與宗社俱存止
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耳天下
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為
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呼召耆老百姓一問之呼
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

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陛下用
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之賤論及宰相大
臣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宋太學生陳東盡忠錄卷三

詔策書劄

少宰吳敏乞用陳東劄子

靖康元年四月二日

靖康元年四月初二日奏臣伏見太學生陳東遭
遇聖明忠義上用賢之請陛下虛已盡下或即聽
其言剛克沉潛或久乃施用東之勸獎今始其時
臣愚欲望聖慈錄東忠誠遂加官使諷厲在位取
進止

司諫陳公輔乞用陳東劄子 四月八日

臣竊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言而太學諸生皆上封事陛下不倦聽覽又從而官之如張炳雷觀是也雖古者聽納之君如堯舜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切有疑焉以為陳東之書遠勝雷觀陛下不官東而宣此二人非惟諸生不平炳與觀恩亦厚矣臣竊思之陛下必謂陳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罷忠義感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諍之不謂是日百姓亦來臣詢及諸生皆曰方邦彥退朝百姓皆斥罵東與諸生力遏之繼而百姓誼譁東皇恐憂懼面若死灰遽欲退而百姓遮擁東出不得然則東豈有率百姓為亂哉東非學問淹談喜論天下事亦少忠義奮發之士也陛下善用之于朝必能為議者臣謂東書深詆李邦彥而大臣有蔽邦彥者不欲陛下官之如是則陛下欲以公議

四白堂
用人大臣以私意阻之也安能免人之言哉臣願
陛下不惜一官以勸盡忠之士以慰太學諸生之
心實天下幸甚臣職在言責苟有所聞不敢默
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省勅

靖康元年四月初九日奉

皇帝御批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忠義勅賜迪功
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

辭誥命上皇帝書

臣于今月十三日以書省勅一道賜臣迪功郎
同進士出身臣不敢叨冒恩命謹以具狀繳申尚
書省乞敷奏追還成命者契勘臣于去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同在學諸生伏闕下上書乞誅奸臣蔡
京等六賊又于今年正月初六日三十日臣兩詣
登聞簡院上書蓋因太上皇帝南幸申言六賊之
奸又于二月初五日載同在學諸生伏闕下上書

乞錄用李綱并乞罷李邦彥等是日軍民不期而
會不謀而同者十餘萬衆扣閭號呼驚動九重論
臣之罪自當誅戮陛下仁聖赦其萬死在臣之分
已是僥倖臣雖至愚粗知忠孝分義豈敢復萌一
毫私心以希朝廷恩賞今來遽被寵命臣恐懼莫
知所以伏念臣出自科舉肄業鄉校十有一年貢
至辟雍升入太學又十五年矣臣未嘗不欲仕也

心不由其道誠見世祿之家或因父祖官至使相
孫遂補文資多方結託求賜出身及一時權幸

叨冒官爵之人初未嘗知書而識字亦自有數自
知名位穹崇不厭公論率多干求出身之賜如此
之類混濁縉紳鬻等妄作衆心不平臣每遇此輩
心甚蔑之竊謂一旦官曹澄清真可付之一笑臣
正月三十日簡院上書已及其大略矣方欲再有
申陳欲朝廷以惜名器清流品為先務而前日一
切濫冒進者盡乞改正追奪然後已臣今豈敢躬

所言乞斥李邦彥等而復留李綱蓋于初四日早
聞李綱廢罷而軍民怨憤恟可畏臣等深恐不
測之變瞬息竊發竊料朝廷之上侍從臺諫之中
必無為陛下言者故乞亟復用李綱以安軍民之
心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臣等諸生遭遇聖明各
欲盡忠竭孝以戴君父事干宗社大計奮不顧身
為陛下言之豈敢于此僥倖官爵况十二月二十

日六賊者正在朝廷二月五日邦彥等六七輩
方用事臣等以布衣一介觸忤權貴命如綴旒

兼王時雍携開封府劊子數人及兵士持器械者
數十人至闕下意欲便誅臣等又王宗濬亦欲以
殿前兵來殺之臣等知有宗社耳知有陛下耳曾
何此之郵是日若非陛下親降詔旨命大臣遣中
使宣諭臣等則臣等皆即死于二人手矣臣若覬
覦恩賞豈敢力抵秉政用事之人而致身于斧鑕
之間乎王時雍當時在闕下宣言謂臣等以布衣

劫天子臣今受爵命則臣當時合衆以要陛下果
中時雍之言萬一朝廷或聽時雍之說臣等死有
餘罪兼宗濂時雍各嘗出榜學門指伏闕上書為
意欲作亂一日當行軍法二日當致極刑又王時
雍受李榕之屬欲根治諸生皆置于法蓋聞喻其
鄉人之在學者使之逃避乃差下捉事人數百輩
欲掩不備盡執諸生誅之若非陛下急賜止絕臣

諸生幾無噍類宗濂時雍又日遣人在太學察
諸生動靜至今不絕使一學之士惴然不得

苻息于其間二人各騁私志如此安知陛下之待
諸生正大爾也臣又嘗見尚書省榜示吳敏劄子
申雪李邦彥之寃謂邦彥主和議用李鄴以成功
乃引高歡事陷臣等于叛逆之城臣等本欲以忠
義報國而乃為敏時雍等歸以惡名臣等諸生日
夜憂懼苟不能灑洗此名則萬世之後不免得糝
于名教臣豈宜更因此以受官爵不知朝廷當時

待臣等如此今乃遽欲加臣以官何舉措不審如是耶臣又聞近日大臣與李綱論事不合乃指臣等當時伏闕與綱結託臣等諸生傳聞此說不勝駭歎綱于臣等何有兼一日之間十餘萬衆豈人力所能遽集此固不敢以口舌辨也然臣獨怪今諸大臣往陛下所倚信陛下興襄撥亂宵旰不遑之際正當愛惜寸陰若救焚拯溺然頃刻不宜懈今乃上恬下嬉猶多暇日反汲汲荐臣以官之官與不官何預國之緩急臣願大臣緩其所緩急其所急同心同德勤勞國家助陛下大有為于天下以成中興之功臣謂今日之所急者退小人進君子修政事攘夷狄今小人未盡退君子未盡進故政事未甚脩而夷狄未易攘也方今天下事無大小罔不盡弊正須振頹綱起廢事刮磨整齊之然後可柰何猶坐視而不立乎臣知之矣其大患有二馬陛下不斲大臣懷私此方今之大患

也陛下不斲則主威不立大臣懷私則公道不行
主威不立則雖有大禹之憂勤文王之恭儉未能
濟功也公道不行則雖有伊尹之志周公之功亦
不足觀也已臣何以知陛下之不斷而大臣之懷
私乎蔡京蔡攸尚違典刑臣以是知之也蔡氏罪
惡貫盈雖族滅不足以償天下之憤自崇寧以來
蔡京專權跋扈壞亂天下窺伺神器動搖國本天
下共忿之臺諫之官如陳灌任伯雨何昌言江公
壽論列京罪章數十上兼近日言者備疏蔡氏
父子之惡衆論不容如此終未正厥典刑以誅殛
之臣以是知陛下之不斷也臣亦知陛下非不欲
誅殛之也所以未能斲然不疑者豈朝廷之上有
為之營救者乎今諸大臣率多蔡氏之黨往來傳
會牽合以蔽蔡氏之罪臣以是知大臣之懷私也
大臣如此陛下當每有以察之勿以其有可錄之
功而遂忘其所可疑之言臣若見之當面折之曰

四白堂
九
陛下方欲大明誅賞彰善瘅惡以成中興之功宰
執大臣各當赤心以助陛下何苦懷一蔡氏害國
大計耶不過以謂昔致身于此歿而翼之蔡氏之
恩不可忘也抑嘗回首思之乎蔡氏之所以恩我
者朝廷之官爵耳今不負蔡氏即負朝廷二者必
有一焉與其負朝廷寧若負蔡氏況于蔡氏何負
之有傳曰大義滅親古者人臣之用心也苟事于
一國家雖父子不敢相隱故舜殛鯀而禹不敢
一言之救石碯亦不敢輒私其子愿也况朋黨
乎臣等書生前此上書無慮千百輩其間豈無鄉
黨親戚故舊然公議所在不敢私也何宰執大臣
乃欲懷私害公黨奸臣而忘君父乎陛下在東宮
時固已備知其罪不待人之言也臣請摘其包藏
禍心不可遽測者陳其一二謹按蔡京用事每有
異志蓋嘗與蔡崇陰謀是時陳瓘之子來訴于朝
蔡京怒之編置海島天下州郡城門之嚮帝都者

素號朝天門京乃令更名曰朝京欲為天下朝已
之讖創興學法以貢士退歸者為退送意謂送者
宋也欲為退宋之讖甚者建四輔以分天子之兵
置三衛以弱天子之勢託祝聖而植臨平之山假
利兵民而決興化之水動皆不軌致佞侯之告慶
而謬為心疾受孟昶之訛言而與之以官趙直以
妖術附之張大臣竊議其惡前後言者論之甚詳

章疏具存陛下試取觀之可知其奸也至于復
曲河相通官禁勝持君父言者或未及之又改

公主郡主縣主為帝姬宗姬族姬此其用意尤章
章者蓋趙出嬴姓而姬姓蔡所自出京乃使天子
之女悉從己姓悖逆不臣有如此者頃歲張懷素
與吳儲等謀反為范萼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供
備言京嘗有謀是時開封尹林摠御史中丞余深
實主其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為掩覆凡文款及京
者必令焚毀京遂幸免其後摠深驟遷宰執皆京

報之也京在相日動以數年不除一諫官意欲掩
上皇從諫之聖以絕天下議已之言愚弄朝廷幾
同兒戲天下皆知京有宗楚客之心使其得遂厥
志以為王莽無疑幸宗社之福其志弗遂耳京兄
弟被遇三朝崇寧間京為宰相卞為元樞弟兄專
將相之權國朝以來所不許也京之凶險可畏當
時無敢言者京父祖子孫坐享高爵厚祿俸冒恩
二十餘年義當子孫捐軀報國前日邊報
急適在陛下即位之初此願驚撓不勝宗社之
虞蔡京蔡攸乃與童貫朱勳等盡挈家屬強挾上
皇南去使陛下父子離隔晨昏之念日軫聖懷蔡
氏父祖子孫不下數十人無一二留者曾有一毫
事陛下心乎京既以扈從上皇為名乃獨留拱州
已無心于上皇矣臣灼見京留拱州甚不徒然意
欲穩坐中間伺兩宮之安危然後自為之地也萬
下陛下當時果從群臣之議決意他幸都城不守

京必起為賊用京固知夷虜醜類必不能久有中
原賊去之後必乘勢據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以
償其素志與其子孫朋黨內外遠近更有應援陛
下雖欲力圖收復恐未易也若或上皇渡江之後
蔡攸等變亂遂成京必奔馳以就其子江以南非
朝廷有京之奸計每如此聞京前日在拱日夕
飲宴聲樂不絕比至謫往西都則帶花飲酒徜徉
成偃蹇自若是曾以君父朝廷為意乎陛下謂
誅之可乎蔡攸之罪尤不可容者攸之為人驕
淫狠傲在家則無禮于其親在朝則無禮于其君
不忠不孝天下響聞閨門淫穢復不可道拓權怙
勢侵亂朝政燕山之後關

知海州洪擬乞召用劄子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己酉臣伏見前太學生陳
東風度曠夷文采瞻蔚自其少時已屬名節其心
事筆：與時輩不同十年太學倦游空之專務趨

人之急朋游往，附之頃遭年變慷慨論事務引
大體前後數萬言明白切至其後東所言略施行
朝廷命以官

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趙子崧書

崧謹再拜致書于陳公先輩執事子崧去年在
寧間聞公抗章論事士大夫推重今年城中群

奸誤國坐致傾覆二帝北狩六宮九族盡隨以遷
稽首賊臣再三而不知耻既無扶危持顛之謀又
無仗節死難之義疾首痛心何所遑返子崧適至
輔郡蒙主上召至帥幕又付以東南道節制竭力
赴難歃血為盟以屬于眾及城之日邦昌以書見
告返正甚難子崧得旨赴行在所遂奉中興見士
大夫日望左右召命以濟艱難昨日遞到指揮甚

四白堂
惟公論而子崧偶被守臣義當勸駕切聞公有遜
避之意何時而避耶昔韓退之移李渤書言之盡
矣萬一左右少須未起朝廷遽命之以美官則辭
之益難况主聖臣直欲大有為之時幸無多辭亟
赴仄席不勝至願謹布腹心不宣

答趙子崧書

七月十一日太學生陳東謹再拜裁書于判府安
延康閣下。車以來東村野跼伏曾未遑脩進

之儀一展棄梓之敬懈怠之罪復何所逃方此
恐懼忽蒙專 吏頒示公牒併賜之書東受命感
激愧無以當伏念東生四十二年矣自四五歲先
君教之讀書畧通大義不甚解也于時事一無所
長惟愛君憂國之心憤世嫉邪之志出于天性不
可強而奪年十七八先君命事科舉游學校欲令
以官學起家自初至今二十五六年矣東謹守嚴
訓蹉跎潦倒不悔也宣和七年冬孝慈淵聖皇帝

登寶位時方強虜犯順朝廷艱危宗社之勢甚如
累卵東在太學為諸生親覩國難不勝切齒刻骨
蓋其所以致禍之端深知備見抑鬱于胃中有日
矣于是合在學生千百章扣關一吐之覲禪新政
之萬一狂妄之罪至于再三理合誅夷賴國恩寬
大赦其大死朝廷既又命之以官東皇恐失措循
墻走避辭章屢貢僅乃獲免旋即告歸棄梓之下

不奉祭養為世幸民已是過望尚復何求日夕

祈嚮國威大振狂虜殄滅側耳捷音欲與黃

童白叟酌酒相慶庶幾復見太平不意朝奸稔惡
縱敵為患遂致大變使我兩宮蒙塵九廟危急金
枝玉葉墮落虜營奸逆乘勢僭竊大寶天下忠臣
孝子疾首痛心東雖布衣白屋之賤不足道者然
世之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含齒戴髮粗知忠
孝豈忍坐視君父之辱而安寢甘食乎號天叫地
恨無死所幸新天子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天下之

人獲再覩天日之光矣柰何二聖未有回鑿之耗
一人不勝宵旰之憂苟有五氣之屬孰不願捐軀
頂踵為國復耻如東之愚何乏以為策引領朔風
泣血而已豈為仄席首及微賤閣下布宣德意敦
諭諄復東雖欲懇辭固選以伸知難之義不可得
矣當卜日趨赴闕下少效愚衷圖報萬一區區非
毫楮可具旦夕俯伏階墀諸容面陳不宣

